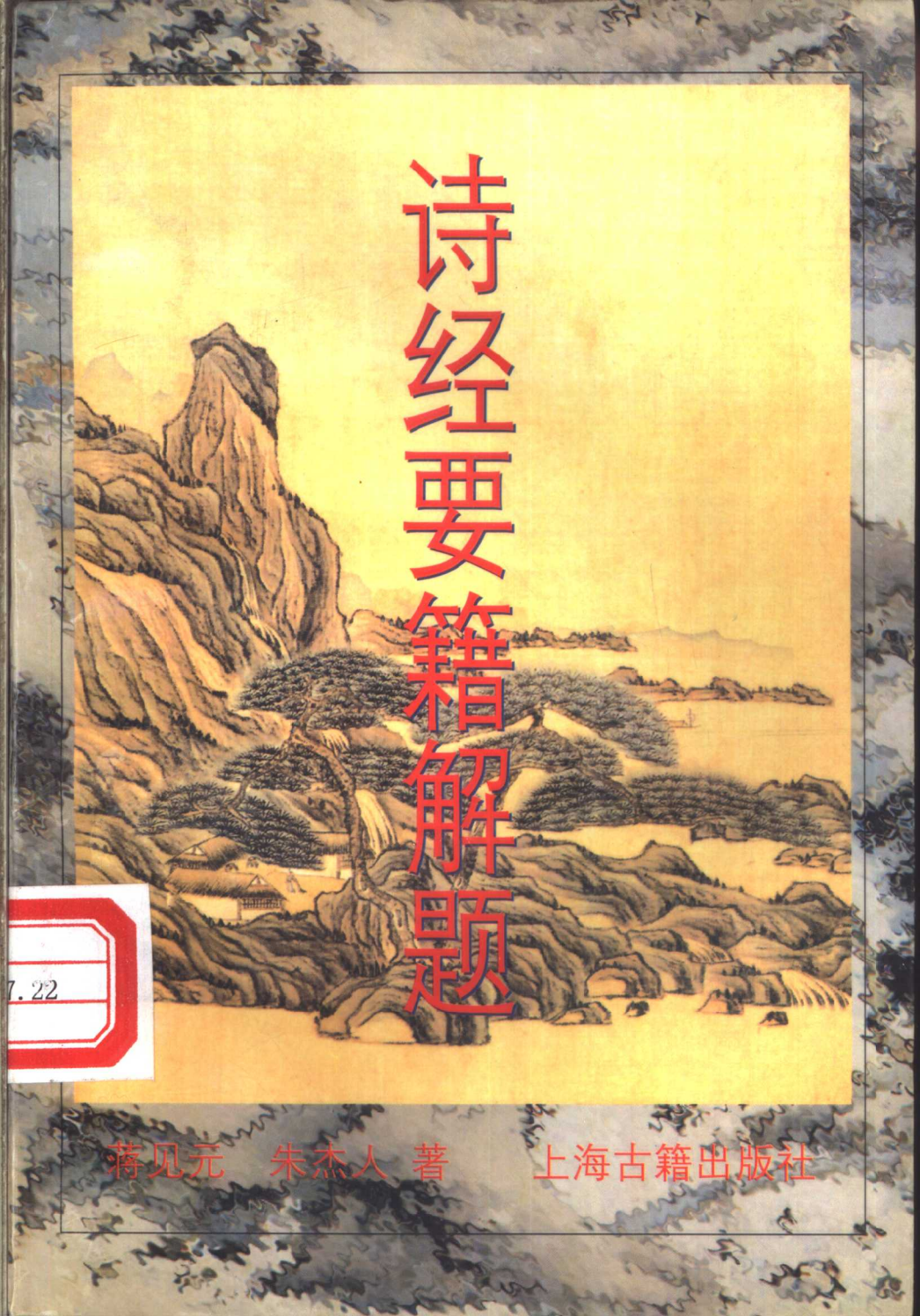




诗经要籍解题

蒋见元 朱杰人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7.22

诗经要籍解题

蒋见元 朱杰人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诗经要籍解题

蒋见元 朱杰人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7 字数 166,000

1996 年 9 月第 1 版 199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5325-2069-2

I·1078 定价 13.40 元

前 言

自从有了《诗经》，也便产生了《诗经》研究。屈指算来，《诗经》研究已有二千余年的历史。据统计，二千余年来研究《诗经》的著作大约也有二千余种（还不包括已佚失而我们未知其名的著作），甚至更多。一部诗歌集，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竟能不断地激发起一代又一代、一群又一群学子们的研究热情（有些人甚至为之倾注了毕生的精力），从而著述迭出，汗牛充栋，这不能不说是学术史上的一个奇迹。

孔子是第一个把《诗经》作为专门的学问对弟子们进行教授并加以研究的人。他认为《诗经》可以纯净人们的思想（“思无邪”），提高人的行政能力和社交能力（“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培养人的语言表达能力（“不学《诗》，无以言。”），加强人的修养，学习百科知识（“《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孔子把《诗》定为入室弟子们的必修课，不仅为《诗经》的流传创造了条件，而且为《诗经》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诗经》之被尊为“经”，始于汉代。考诸史料，《诗经》名称的确立当在汉文帝至汉武帝时。王应麟说：“考之汉史，文帝时，申公、韩婴以《诗》为博士，五经列于学官者，唯《诗》而已。景帝以轅固生为博士，而余经未立。武帝建元五年春，初置五经博士。”

(《困学记闻》卷八)这是说,《诗经》是最早置博士列学官的。为什么汉代的统治者如此重视《诗经》呢?《汉书·王式传》也许能回答这个问题:“式为昌邑王师。昭帝崩,昌邑王嗣立,以行淫乱废。昌邑群臣皆下狱诛。……式系狱当死,治事使者责问曰:‘师何以亡谏书?’式对曰:‘臣以《诗》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于忠臣孝子之篇,未尝不为王反复诵之也;至于危亡失道之君,未尝不流涕为王深陈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谏,是以亡谏书。’使者以闻,亦得减死论。”所谓以三百五篇当谏书,就是将《诗经》当政治教科书。我们看《韩诗外传》,触类引申,断章取义,都是谈论“王道兴衰”的道理。从孔子到王式,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事实:《诗经》从一开始就是作为经学而不是文学被人们认识 and 研究的。这一传统贯穿于《诗经》研究二千余年的历史中,其余绪至今不绝。

这一传统的另一有力例证便是《毛诗序》。关于此序的作者,自来聚讼纷纭,至今尚无定论。此序的特点是,它对《诗经》中每一首诗的主题都作了经学的阐述。这一特点带来的必然后果,是诸多解说的观点与诗的原意无从符合。因此,从宋代起,《诗序》即不断遭到批评。“五四”以后甚至有人将其全盘否定,喻之为“一堆瓦砾”。平心而论,《毛诗序》统治或影响《诗经》研究长达二千余年,它虽然不能为我们揭示《诗经》的本来面目,但毕竟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对《诗经》的认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经学思想和社会思潮。所以,对今天的《诗经》研究者来说,《毛诗序》依然是引导我们走向和接近《诗经》真谛的一座不可缺少的桥梁。

东汉郑玄为《诗》立谱作笺,是《诗经》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汉代经学极一时之盛。但汉人注重家法,恪守师承。今学以古学为变乱师法,古学以今学为“党同门,妒真道”。今文学派与古文学派分门角立,相互攻讦,不能两立。郑玄独能超然于门户之

见,以古文《毛诗》为主,以今文三家诗解《毛诗》,糅合四家诗义,常能要言不烦地指出《毛诗》中借字的渊源。故《毛诗》郑笺出,使《诗》今古文合流,三家诗渐亡。

三国魏晋六朝,社会动乱,南北对峙,学术发展受到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诗经》研究的“义疏”之学和“音义”之学大兴。出现这一现象,可能与佛教的传入有关。佛学经典的传入,引进了对教义、经典进行音释的研究方法。学者们受到佛经翻译和讲经的启发,也对儒家经典进行音、义的阐发。于是“义疏”、“音义”之类的著作大量涌现。陆玕的《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和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即是此类著作中的代表。他们为《诗经》开辟了专题研究的新领域。

有唐一代的《诗经》研究,最值得一提的是孔颖达的《毛诗正义》。唐帝国的诞生使中国社会出现空前的大统一。国家的统一、政治的安定、经济的繁荣,为学术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毛诗正义》的撰述,其直接目的是为了清理六朝以来混乱的经学流派,建立一个官方认可的统一标准。但客观上却为后人提供了一部集唐以前《诗经》研究成果之大成的宏大制作。这部著作保留了大量《诗经》研究的原始资料,被人们称作是研究唐及唐以前《诗经》之渊藪。

到了宋代,《诗经》研究出现新生面,其主要表现是《毛诗》的地位受到了挑战。欧阳修、苏辙、王安石开丕辨疑古之风,郑樵、朱熹倡而大之,最后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诗经》研究的宋学流派。朱熹是宋学的代表,其代表作是《诗集传》。朱熹以大胆的疑古精神批评《毛诗序》的谬误,建立起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朱氏《诗》学体系。当然,另一方面,坚持汉学的也大有人在。朱熹的朋友吕祖谦以一部《吕氏家塾读诗记》高举汉学的旗帜,与宋学抗争。但不能形成气候。而宋学则由于朱熹弟子们的不断经营,著

作纷纭，遂为大观。

元、明两代的《诗》学是宋学的继续。由于《诗集传》被定为官方的经解，元、明的学者们墨守朱注，使《诗》学研究在总体上呈现出每况愈下的衰微状态。元刘瑾的《诗传通释》严守宋学，主旨在发明《诗集传》。明胡广的《诗经大全》袭用刘瑾，却等而下之。唯明陈第的《毛诗古音考》开启了研究《诗经》古音韵的正确方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影响深远。

清代的经学，在我国的学术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可说是到了鼎盛期。《诗经》作为经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在清代也达到了全盛的发展。

从清初到康熙年间，是《诗经》学复兴的准备期，其特点是汉、宋学并用。钦定的《诗经传说汇纂》就是这样的一部著作。此一时期，出现了阎若璩、毛奇龄、陈启源诸家复兴汉学的现象。四库馆臣称陈启源的《毛诗稽古编》“坚持汉学，不容一语之出入，虽未免或有所偏，然引据赅博，疏证详明，一一皆有本之谈。……古义彬彬，于斯为盛，此编尤其著也。”（《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及至乾嘉，汉学大盛，而且是汉学中的古文学大盛。这一方面的著作以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胡承珙《毛诗后笺》、陈奂《诗毛氏传疏》为代表。道光而后，又开始了汉今文经学的兴盛——由古文经学导源而上，追溯三家诗的微言大义。这一类的著作有魏源《诗古微》、迄鹤寿《齐诗翼氏学》、陈乔枬《三家诗遗说考》等，而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则是集大成之作。

清代还出现了一批超脱于门户之见，独立思考的《诗》学著作，如姚际恒的《诗经通论》、方玉润的《诗经原始》、崔述的《读风偶识》等。

总之，清代的《诗经》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无论是文字训诂、名物制度，还是考据辑佚、义疏音韵，乃至博物学、天文学、

地理学等都有煌煌巨著问世,足以傲视古人而垂范来者。

然而,清代的《诗经》研究却始终没能跳出经学的窠臼。直至辛亥革命以后,作为封建时代意识形态的经学终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以郭沫若、闻一多、顾颉刚等为代表的先行者们,开始以科学的方法研究《诗经》,使《诗经》研究出现了全新的局面。

值得一提的是海外的《诗经》研究。最早涉足这一领域的是外国的传教士。随着“汉学”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诗经》受到了更多外国学者的重视。于是,各语种的《诗经》译本和研究著作不断地出现了。外国人以一种与我们全然不同的眼光来阅读和理解《诗经》,他们的结论一方面使我们咋舌,另一方面却给我们极大的启发。本书有选择地介绍了几种海外著作,其目的就在于借它山之石,以利我们更好地攻《诗经》这块宝玉。

限于篇幅,本书只收了六十余种《诗经》研究要籍。这与二千余种的总量相比,只能算是凤毛麟角。但我们希望它们能大致反映出《诗经》学的面貌。欲尽其详,只能等以后有条件时再出增补本了。为了给研究者提供方便,我们请张祝平先生编纂了《历代诗经研究书目》。张君为这个目录费了不少心血,我们对他表示衷心的感谢。此外,研究生白寅、龙向洋、黄诗清也为本书的写作出了不少力,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从酝酿、写作到出版,几乎用了整整十个年头。现在,本书的始作俑者,先师程俊英先生已作古有年,而主要撰稿者,师兄蒋见元也早已卜居海外。所幸,这一凝聚着我们多年来共同研究《诗经》的心得之果,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整理、修改,终于付梓了。不辱使命,我可以告慰先师于地下,报捷师兄于西域了。

朱杰人

一九九六年元月于华东师大古籍研究所

目 录

前 言	1
毛诗诂训传	1
诗谱	6
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	10
毛诗音义	12
毛诗正义	15
毛诗指说	20
诗本义	22
诗集传(苏辙)	25
毛诗名物解	28
毛诗李黄集解	30
诗总闻	32
诗论	34
诗集传(朱熹)	36
吕氏家塾读诗记	40
续吕氏家塾读诗记	43
诗缉	45
非诗辨妄	48
诗疑	50

诗考	52
诗地理考	54
诗传注疏	56
诗集传名物钞	58
诗解颐	60
毛诗古音考	62
批评诗经	65
读风臆评	67
诗经世本古义	69
毛诗陆疏广要	72
诗本音	74
诗经稗疏	77
毛诗稽古编	80
白鹭洲主客说诗	83
诗说	85
诗经通论	87
诗经传说汇纂	91
诗附记	93
诗经小学	95
读风偶识	98
毛诗注疏校勘记	101
毛诗后笺	103
诗毛氏传疏	106
毛诗通考	109
诗古微	111
毛诗传笺通释	114
诗经韵读	118

三家诗遗说考·····	120
诗经四家异文考·····	122
诗本谊·····	124
诗经原始·····	126
诗三家义集疏·····	130
毛诗正韵·····	133
诗义会通·····	136
诗经研究·····	138
卷耳集·····	140
风诗类钞·····	142
诗经新义、诗经通义、诗新台鸿字说·····	144
诗经直解·····	146
泽螺居诗经新证·····	149
《诗经》理雅格译本·····	151
中国古代的祭礼和歌谣·····	154
《诗经》韦利译本·····	157
钟与鼓·····	161
孔子颂歌·····	163
 附 历代诗经研究书目(张祝平)·····	 167

毛诗诂训传

《毛诗诂训传》(诂亦作故,故、诂通),又称《毛传》,战国时人毛亨撰,汉初赵人毛萼传其学。他们所传授的《诗》,便称为“毛诗”。

汉时,诗与诂训传各自为书,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毛诗》二十九卷,《毛诗诂训传》三十卷,至唐孔颖达撰《毛诗正义》,才将诗经文、毛诗序、诂训传、郑玄笺、孔氏疏合而为一。《毛诗诂训传》是第一部系统注释《诗经》的专著。

关于毛亨,由于史料匮乏,我们知之甚少。其师承渊源;前人所记有两说:一、三国时吴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云:“孔子删诗,授卜商。商为之序,以授鲁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鲁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赵人荀卿。荀卿授毛亨。毛亨作《诂训传》,以授赵人毛萼。时人谓亨为大毛公,萼为小毛公。”二、与陆玑同时的吴太常卿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仓子,薛仓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间人大毛公。毛公为《诗故训传》于家,以授赵人小毛公。”(《经典释文·序录》)这两种明显差异的记载说明,早在三国时代,关于大毛公的情况就已经不甚了了。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即毛公之学出于孔门。正如《汉书·艺文志》所说:“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

清陈奂云:“毛公《诂训传》,传者,述经之大义;诂训者,所以

通名物、象数、假借、转注之用。”(《毛诗说》)这就是说,《毛诗诂训传》是由“诂训”和“传”两部分组成,前者主训释词义,后者主解释诗义。这种传注体,为后世学者开辟了一条注释古籍的广阔道路。(有的学者认为,早在孔子以前,儒家经典就已有传注。但事实是,经秦火以后,流传到今天的先秦传注,《毛诗诂训传》是硕果仅存的了。)从汉魏乃至唐宋以还,名目众多的注、疏、传、笺、解等著作,正是对《毛诗诂训传》的继承和发展。其“传”体,则直接导致了两汉章句学的空前繁荣。

《毛诗诂训传》比较准确地对《诗经》进行了训释,保存了汉语词语的大量故训,为后人理解和研究《诗经》架起了一座不可替代的桥梁。

《毛诗》为古文,多用假借字。《毛诗诂训传》的一大特点便是善用今字解古字,以本字释借字。如《小雅·鸳鸯》:“乘马在厩,摧之秣之。”《毛传》:“摧,莖也。”郑玄指出:“摧,今莖字也。”《孔疏》云:“转古为今。”查《韩诗》,正作“莖”。《周南·汝坟》:“未见君子,惄如调饥。”《毛传》:“调,朝也。”调是朝的假借字,“调饥”即“朝饥”。《卫风·淇奥》:“瞻彼淇奥,绿竹如簣。”《毛传》:“簣,積也。”簣是積的假借字,“如簣”即“如積”。这样以今字释古字,以本字释借字,不但使读者明白辞义,而且为后人提供了汉语文字词语发展衍变的第一手资料,使人可以从中推求汉语变化的轨迹。

《毛诗诂训传》的另一特点,是对名物制度的诠释比较切要。《周颂·有瞽》是一首合乐祭祖的诗,前六句写了各种乐器陈列在宗庙大庭上的情况:“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设业设虞,崇牙树羽。应田悬鼓,鞀磬祝圉。”《毛传》曰:“瞽,乐官也。业,大板也,所以饰栒为悬也,捷业如锯齿,或曰(按段玉裁谓此二字当是“以白”之误)画之。植者为虞,衡者为栒,崇牙上饰卷然,可以悬也。

树羽，置羽也。应，小鞀也。田，大鼓也。悬鼓，周鼓也。鞀，鞀鼓也。祝，木控也。圉，楫也。”《毛传》对各种周代乐器的训释，十分简洁、准确。《小雅·车攻》写周宣王会同诸侯举行田猎，其二章云：“田车既好，四牡孔阜。东有甫草，驾言行狩。”《毛传》：“甫，大也。田者，大芟草以为防，或舍其中。褐缠旃以为门，裘缠质以为櫜，间容握，驱而入，击则不得入。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后焚而射焉。天子发，然后诸侯发；诸侯发，然后大夫士发。天子发抗大绥，诸侯发抗小绥，献禽于其下。故战不出顷，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这段注，把周天子的田猎之法交代得非常具体。《诗经》产生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距毛亨所生活的时代尚不十分遥远。也许这正是毛亨能比较准确地解释《诗经》中名物制度的原因所在，同时也可以证明《毛诗》的传授确实是渊源有自的。

“兴”是《诗经》里普遍运用的一种艺术手法。《毛传》将《诗经》里用兴法的诗句都用“兴也”二字标明出来。据后人统计，大毛公共标出兴诗一百十六篇。虽然这不是《诗经》兴诗的确数，也还有漏标和误标者，但大体上是正确的。最早提出“兴”的是《周礼》：“太师教六师：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孔子也多次提出“《诗》可以兴”，“兴于《诗》”（见《论语》）。但是第一个把兴与《诗经》的创作实践结合起来研究，并给予明确义界的还是毛亨。他不仅对兴下了定义“兴，起也”，而且结合具体诗篇明确注出哪一些属于兴诗，使这个抽象而朦胧的理论概念变成了鲜明而切实的诗歌形象。这是《毛传》对《诗经》研究的有重大意义的贡献，它开创了《诗经》艺术手法研究的新领域。从此，人们对赋比兴的研究越来越深入，越来越细密。直到今天，它仍然是众多学者感兴趣的研究课题。

还必须指出，《毛诗诂训传》在训释《诗经》时所采用的多种

训诂手段,为训诂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诸如声训、形训、义训等方法,《毛传》中都开始运用。《周南·葛覃》“害漣害否”,《毛传》:“害,何也。”先秦“害”、“何”声同,通过同音相训,注明“害”是“何”的假借字,诗意涣释。《郑风·箜兮》“倡予要女”,《毛传》:“要,成也。”《礼记·乐记》:“要其节奏。”古时一节乐曲终了叫“一成”,所以《毛传》在此为申明诗意,采取随文释义的方法,训“要”为“成”。《郑风·女曰鸡鸣》:“与之宜之。”《毛传》:“宜,肴也。”宜,甲骨文作,金文作,《说文》作,可见“宜”字象屋内俎上有肉形,《毛传》便是据其形来注“宜”的本义。除此之外,如《周南·采芣》“薄言采之”,《毛传》:“薄,辞也。”第一个指出“薄”字的语助词作用。又如:“婆娑,舞也。”“劬劳,病苦也。”“鞅掌,失容也。”“伤悲,感事苦也。”“左右,助也。”“婉孌,少好貌”等等,对连绵词的意义已有明确的认识。再如:“九十其仪,言多仪也。”“岁取十千,言多也。”“终三十里,言各极其望也。”对数字虚指而非实指的作用,也已有很通达的理解。

《毛诗诂训传》行文简约、精炼,为后代的训诂注释书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其所创造的一些训传术语、句式大量为后人所采用。这一贡献也是不能忽略的。

但是,《毛诗诂训传》中也存在失误和糟粕。《诗经》由文学作品的“诗”到封建教化工具的“经”,走过了一条漫长曲折的道路。《毛诗诂训传》的产生,使《诗经》向“经”的方向迈出一大步,起了质的变化。毛亨用儒家思想全面改造诗义,使《诗经》完全成为政治读物。从此以后,谬种流传,对诗义的曲解一发而不可收拾,《诗经》成了一部“谏书”。以《关雎》为例,《毛传》曰:“后妃说乐君子之德,无不和谐,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雉鸣之有别焉,然后可以风化天下。夫妇有别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敬,君臣敬则朝廷正,朝廷正则王化成。”这种说教统治了《诗经》研

究达二千年之久,可见其影响的深远和巨大。

毛亨的时代,训诂学尚处于发轫期,实践既不丰富,理论亦未形成。诚如前文所述,《毛传》采用多种训诂手法,成绩卓著。但毛亨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还带有较大的盲目性。如《毛传》解词从不注音,说明他还没有认识到音、形、义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又如《毛诗》中有很多假借字,《毛传》能指出这些字的意义,却不能找出它们的本字。《召南·采蘋》:“于以湘之,维錡及釜。”《毛传》:“湘,亨也。”他知道这个“湘”字义为烹煮,但却不知“湘”是“𩚑”的借字。这种例子在书中很多,说明《毛传》在用今字解古字,用本字释借字时是不自觉的。此外,《毛传》有时还把连绵词拆开训释,说明对连绵词这一特殊的语言现象虽已有明确认识,但尚未完全把握。当然,关于六书或连绵词等文字训诂理论是在毛亨以后形成的,我们不能苛求于古人。但也正从这一事实出发,不宜把《毛诗诂训传》的成就抬到不恰当的高度。

总之,虽然《毛诗诂训传》精华与糟粕杂陈,创造与失误并存,但毕竟是一部开创之作、奠基之作,所以能成为人们学习和研究《诗经》的基本读物。

《毛诗诂训传》最常见的版本是清阮元校刻的《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本,中华书局影印出版了缩印本,颇便检索。

诗 谱

《诗谱》，东汉郑玄(127-200)撰，亦称《郑谱》。《隋书·经籍志》及《经典释文·序录》均著录为二卷。唐孔颖达撰《毛诗正义》，把《郑谱》冠于《风》、《雅》、《颂》卷首。《诗谱》是一部论列《诗经》世次的重要著作。

郑玄为三《礼》、《论语》作序，都称为“序”，而为《诗》作序却称为“谱”。孔颖达分析其原因有二点：一是“避子夏序名”，二是“列诸侯世及《诗》之次”。他还分析称为“谱”而不称为“赞”的原因：“赞，明也，明己为注之意。此《诗》不谓赞而谓之谱。谱者，普也，注序世数，事得周普，故《史记》谓之谱牒是也。”(《毛诗正义·诗谱序疏》)孔氏的分析指出了“谱”在体例上同“序”、“赞”的不同。郑玄在《诗谱序》里说明了他作此谱的目的，就是让读者“欲知源流清浊之所处，则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风化芳臭气泽之所及，则傍行而观之。此诗之大纲也。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

郑玄是根据《太史年表》和《春秋》次第来作谱的，把《风》、《雅》、《颂》共分为十五谱，即周南、召南谱，邶、鄘、卫谱，桧、郑谱，齐谱，魏谱，唐谱，秦谱，陈谱，曹谱，豳谱，王谱，小、大雅谱，周颂谱，鲁颂谱，商颂谱。各谱均先论述诗的时代背景，然后按世代排列各诗篇次第。因此，《诗谱》的内容也可以分为这两方